

羣書治要

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爲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道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自矜其功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并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於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衆功業隆顯當時傳稱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爲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遂將其衆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爲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

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卽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効之吾終亡之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後汝兄父事丞相也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耶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帥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善哉。使我不謬。過實。謂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不謬。過實。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皆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爲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乃欲明之。

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御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稱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

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効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遂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

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推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弄弊竇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慙慙，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蒯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亮主簿，有忠盡之功，故見褒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諸，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祇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

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

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蒯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替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

皆無或
云至言
及二十
四字補
之

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爲漢
試用虛罔之言
滅李陵之家劉主相惠司所執有黃權之室二主得失縣邈遠矣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爲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爲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顧容又無

據疑萌
聽不字
例

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臣讚其注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按屬喪昭爲丞相諸葛亮上下簿衣襄陽記曰楊顯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警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最大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棄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督其體力如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

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邢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生者。彼誠達於仙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譙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胤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食。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食父彤爲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爲異。食息著慕。後沒入糞官。免爲庶人。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

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人。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紆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卿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待。事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短。懼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料出官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矣。皓

既得志，驕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

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

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之以法。妾慙，皓

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

下。天璽元年，會督大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

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

早，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

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

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濬

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

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

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謬言之

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

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

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

險譖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

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

舊唐書
金鑑之
陳五字
種之

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皓奉書於濬，濬

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

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

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

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

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

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

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

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

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

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

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

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

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

爲惡也。權嘿然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

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遠。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踴天躋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

舊唐書
憲宗明
之四字補

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弊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隱黨神明受罪何恨此三臣者思慮不至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其所天乎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爲長史病卒臨困留賤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間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彙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舍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舊唐書
有心字
刪之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闢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者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

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張溫字慧恕吳人也容貌奇偉權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尚書以輔義中郎將使蜀還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黠事起遂因此發舉暨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暨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雜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實彈射百寮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暨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暨彪皆坐自殺溫宿與暨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斥還本郡略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海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薦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允臧否之談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嘿者非其談瑕釁者譏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

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

蹀冠羣、焯睥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觀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

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將、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父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

舊無疾疫之災六字補之

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割者，則逆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勢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陛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

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棺歛之。壹又表據更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爲鎮西將軍，劉備大率衆來，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備衆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矜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顧用，展其力効。此乃聖王念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僇，用其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

舊無大將軍三主稱之

師日碑，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子抗字幼節，遷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卽位，加鎮軍大將軍，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何定弄權，閹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爲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疊，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

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偷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勣，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圯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於燼流漂，弃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聲，士民同感，蕃勣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敕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

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

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令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邕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謁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等爲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殷基通謂曰初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群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官別使而際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異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管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百吳曆曰晃

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竟徙和於故鄣羣辭氣不撓譚晃言斥還田里吳書曰權寢疾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之乃止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又誅奇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曰相與別後時特多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強絕拾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繫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

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各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樂射，君明闇於射雄。君患閉於葭葦，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隣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

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岩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刪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墻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